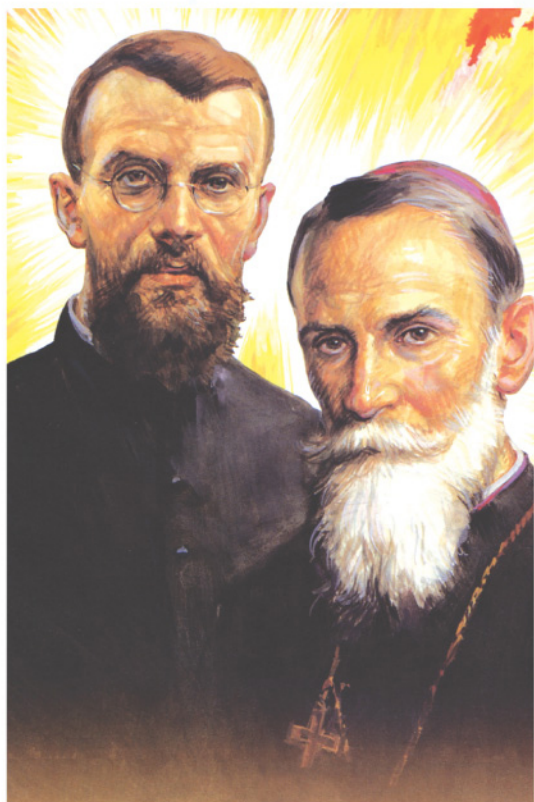


善牧為羊捨生

一九一八年九月，新一批傳教士從意大利抵達澳門，他們帶著總會長歐培拉神父(Fr. Paolo Albera)送給雷鳴道神父(兩年後獲委為主教的聖爵到來。雷神父在接受聖爵時說：「當會祖鮑思高神父夢見中國時，見到兩隻聖爵，一隻充滿汗，另一隻充滿血；如果我不能為主流血，至少要為祂出汗。」

一九三零年二月，五十六歲的雷鳴道主教在年輕的高惠黎神父(Fr. Callisto Caravario)的陪伴下，乘船前往連縣探訪教友。在粵北連江口犁頭咀，他們為了維護三位同行少女，受到土匪殘酷的虐待後被槍殺。二零零零年十月，他們獲宣聖，也是慈幼會的首批殉道聖人。



雷鳴道神父生於意大利，自小希望當獸醫，抗拒成為神父。他認識鮑思高神父後表示：「我和鮑思高神父在一起，非常愉快。」隨後，參加派遣傳教士的慶典後，年輕的雷鳴道選擇加入慈幼會，並渴望遠赴海外傳教。高惠黎神父被殺害時，年僅二十六歲，履行神父的職務也不足一年。他從小渴望成為神父，在意大利的修院接受培育時，已請求雷主教帶他到中國。

一百年來，還有四位會士為善盡牧者的職責而被殺害，其中包括在香港熱心關顧戒毒者的盧萬展神父(Fr. Silvio Lomazzi)，此外，十多位中國籍的會士為堅守及見證信仰而飽受牢獄之苦。

慈幼菁英

除了上述會士以捨身致命的方式成為福音的忠實見證人外，一百年來，很多慈幼會會士堅守崗位、默默耕耘、將全部精力和心思投入他們日常的教育牧民生活中，為青年人奉獻一切。

· 王湧神父 ·

王湧(王夢泉)神父生於上海。一九三一年，他在總會長李納德神父(Fr. Filippo Rinaldi)前宣發聖願，成為慈幼會首位中國籍的神職會士。他在意大利修畢哲學後，被調派到香港仔兒童工藝院(現今的香港仔工業學校)服務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軍侵襲香港，同月廿五日英港政府投降。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先後被英軍和日軍徵用。此時留校的學生有一百零九名，大多數外籍會士被拘禁在集中營，只有少數會士留校照顧學生。

某日，學生因沒有了操場，故在天台遊玩，發覺儲水池內藏有英軍的大批罐頭食品。在糧食短缺的當時，等於發現了珍寶，於是有人爬入池內，攫取罐頭。當時，日軍首領正在沐浴，突見水源越來越混濁，且帶有泥沙，大發雷霆，吩咐副官查究。副官報告學生在玩水，又沒有人敢承認責任，於是軍官命令學生單行排隊點名，十抽一，要槍斃十名同學。

當時有人跑至樓下告知王湧神父，王神父奔至天台，向日軍將軍跪下求情：學生天真無邪，是我管教無方，願意承擔責任、代替受罰，請求長官免學生們一死。

在他不斷的懇求下，軍官接受了他的義勇，赦免了學生們。後來將軍被王湧神父的犧牲精神感動，也沒有難為他。事後，王湧神父謙遜地說道：「任何一位神父在此環境，也會奮勇而出」。

· 馮英毅修士 ·

馮英毅修士(Bro. Domenico Francesia)生於意大利，十九歲前來中國。他的專業是革履工藝，先後在不同學校任教，使貧困的青年學得一技之長，賴以維生。事實上，受他勤謹、認真的教學態度所影響，青年們在技術及品行方面均表現優秀。五五至六七年間，香港警察及消防局的皮靴皆由他任教的工場出產。

因著社會發展而關閉皮革工場後，年邁的馮修士致力於使徒工作。他前往醫院安慰病人，到監獄探訪囚犯。貧苦的、剛出獄的、三餐不保的人找馮修士求助時，他總是和顏悅色地接待他們。八十高齡的馮修士，時常走進青少年中，語重心長的作出勸誡，期使他們的純潔心靈免受污染。

鮑思高預防教育法在2006年的反思

黎國榮

昔日長洲鮑思高慶禮院生
現擔任慶禮院(青年中心)主任及
任教於慈幼英文學校(中學部)

我從事教育工作超過四分一世紀，深深感受到鮑思高神父提倡的預防教育法的可貴。此教育法強調「理智、宗教及仁愛」；作為教育工作者，要臨在青年當中，與他們一同歡樂，在未犯罪前給予正確指引，不要用懲罰，卻要用關懷，愛心，與他們玩耍，與他們同行。

有人會說：「今日教改正雷厲風行，文件排山倒海而來，老師要不斷進修增值，參加會議、研討會、考基準試、批改學生習作、處理學生問題、紀律問題、辦理行政事項……老師何來有時間與青年一起，與他們同行呢？」

以我個人經驗，老師與學生相處時間毋須很長，最重要的那份真誠和愛心，這是學生能感受到的。若果老師們能善用時間，把握機會，例如在旅行日，小息當值時，午飯時，或群育活動中，與他們交談，溝通，甚至一同玩耍，相信也一定會體會到我的感受。

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五日，是我校(慈幼英文學校)建校五十五周年校慶日，當日有很多



舊同學攜同家眷或成群結隊回校探訪老師，一同回憶當年學校的生活片段。其中有一位舊同學突然向我走近並自我介紹，原來他是在廿四年前，我曾教他中史科的，他說某日上課時被我揭發他正在「刨馬經」。他說我當時沒有責備他，只是命他在小息時往教員室外給予指正及勸勉，至今他仍念念不忘，並向我表示謝意，聽後我當時十分感動。那位青年現正於天水圍某中學擔任訓導主任職務呢！

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的推行並不困難，只要神父、修士及老師願意並有信心的話，此教育法定能發揮效果。

學生感言……

在我眼中，過去三年都是一段又一段絢麗的回憶。我班班風純樸。教友班中，一起再學習教友應知的事情，很有溫情。另外，我亦於過去的暑假開始參與「慈青」的活動，如：司儀班、領袖訓練營等。我十分同意神父說：「這些活動並非單是聚會，而是培育！」

梁重謙

在這四年中，從一個對「慈幼會」這名字感到陌生的學生，變成一個認識慈幼會的人。在這背後是一份與神父的友誼、與老師的共融、同學之間的關愛。

在中一時，我是一個懶散的人。但是，每一個教導我的老師從沒有放棄我，反而在課堂後把我留下，再次教導。如是者，我已經中四了，我變得更好了。

黎樂頌

慈幼會學校的師長們和學生的關係就如朋友一樣，絕不會有架子，師生間也少有隔膜，他們確實當了我們的慈父。而校內的神父、修士、師長除了在學業上與我們一起努力外，課餘時間他們還會主動接觸我們，難忘的是神父、修士們和學生打成一片的情境，以及師生們一場場的球賽……

陳偉良